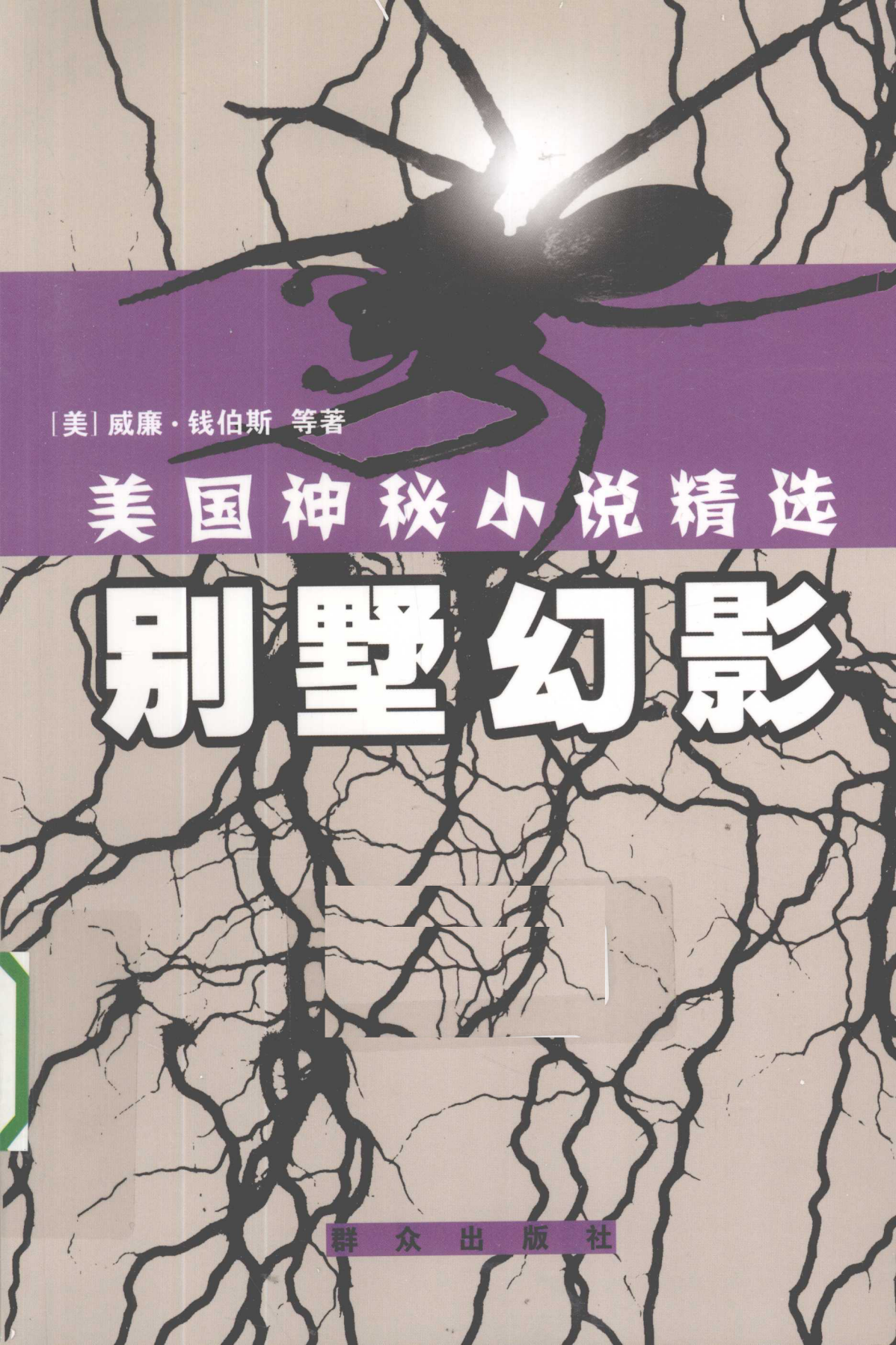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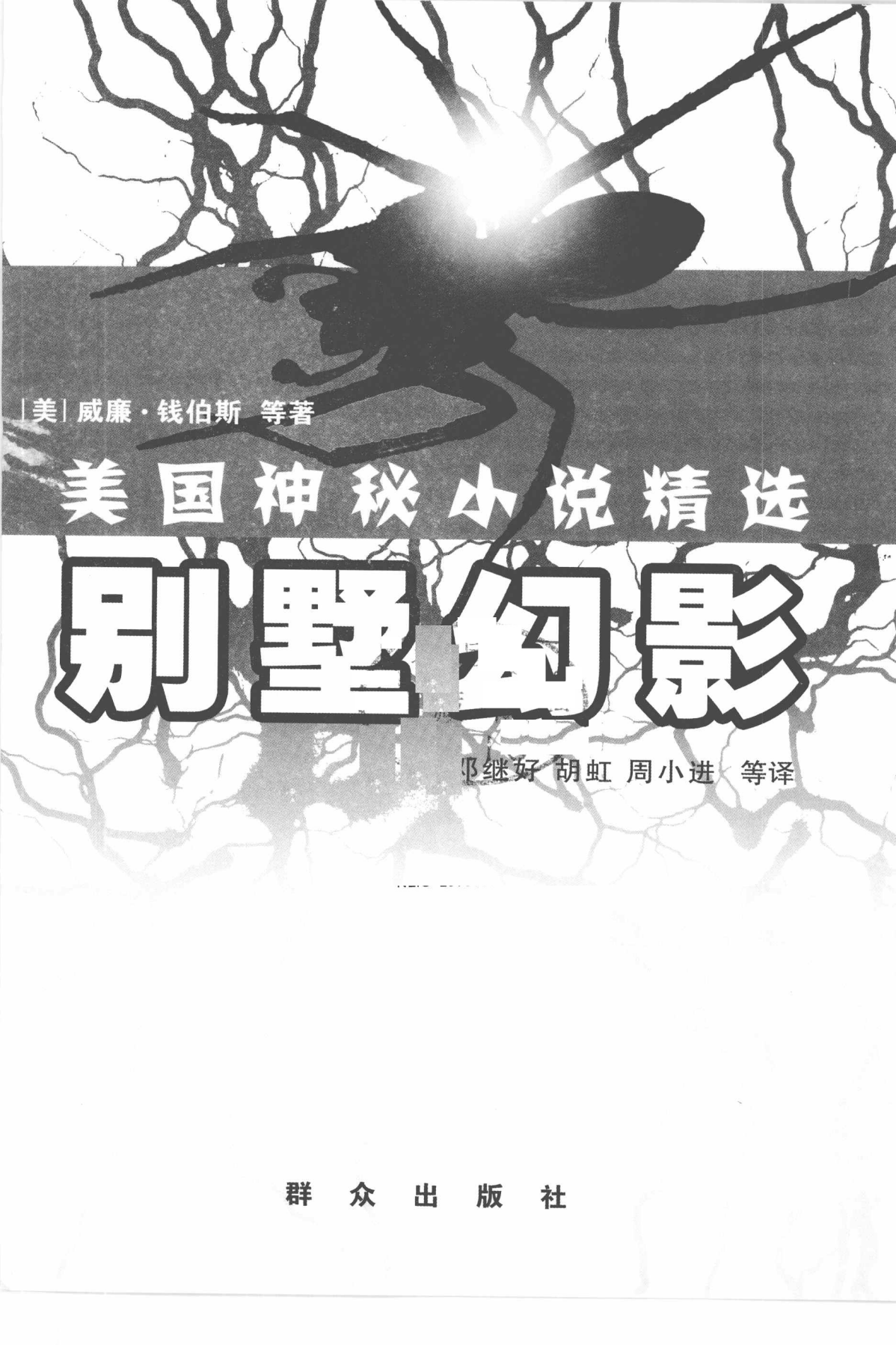


[美] 威廉·钱伯斯 等著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别墅幻影

群众出版社



[美] 威廉·钱伯斯 等著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别墅幻影

邵继好 胡虹 周小进 等译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墅幻影/(美)钱伯斯著;邓继好,周小进等译. —
北京:群众出版社,2010.1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ISBN 978-7-5014-4650-6

I. ①别… II. ①钱…②邓…③周… III. ①短篇小说—作
品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00658号

别墅幻影 美国神秘小说精选

著 者:[美]威廉·钱伯斯等
译 者:邓继好 胡 虹 周小进等
责任编辑:张 蓉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010)52173000 转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15号楼
邮 编:100078
网 址:www.qzcbbs.com
信 箱:qzs@qzcbbs.com
印 刷: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0×1000毫米 16开本
字 数:397千字
印 张:20.25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014-4650-6/I·1907
定 价:34.00元

群众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目 录

理性主义者	1
别墅幻影	7
寻富记	16
空中楼阁	30
暗杀名单	39
丢失的男孩	54
可怜的替罪羊	78
宝贝,你会宽恕我吗?	96
回家过圣诞节	119
枪	143
大雪中的猎人	158
花香食谱	168
球队牧师的克奇那木偶	183
三A天使	195
末页之谜	202
一位老同学	219
追踪	230
圈套	240
谎言	252
末段揭秘	258
寻父记	260
奴隶墙	272
死囚区的宠物秀	289

理性主义者

威廉·钱伯斯

周小进 译

丹尼斯·肯特，这是他在这次任务中用的名字。他透过百叶窗的板条向外望，双筒望远镜聚焦于一个水中游动的半透明目标上。两个保镖站在租来的汽艇甲板上，用望远镜扫视着过往的游船和白色的沙滩，而维拉斯凯兹则戴着呼吸管在水下尽情地游动着。激情，丹尼斯想，你这激情很快会在极端的高潮中达到顶点，那就是死亡。

他把望远镜放在藤沙发旁的灯桌上，举起氧气瓶，检查了一遍，然后想起上帝和贝特朗·罗素。奇怪的组合，很多人会这样想。但对他来说一点也不奇怪。毕竟，罗素的哲学是有道理的。他的格言是，如果人们的判断能以证据为基础，并根据证据给予那些判断相应的确信度，那么，世界上大多数问题都将得到解决，他这句格言是对理性和科学思维的颂扬。

丹尼斯看了看他的运动手表。下午两点三十分。维拉斯凯兹会游到三点，然后回到房间，跟他的情人调调情，再冲个澡，睡一会儿。然后精神抖擞地出去，准备到岛上的某家餐馆去吃晚饭。他来了三天了，每天晚上都是这样过的。迄今为止，维拉斯凯兹还没两次选中同一家餐馆。这对丹尼斯来说倒没有什么，因为不管怎样，行动会在水中进行。除非命运插上一手，给他在陆地上提供一个机会。

丹尼斯走进卧室，站在镜子前，用一种类似长丝袜的弹力帽将卷曲的棕色头发压平，然后戴上齐肩的金色假发，并戴上墨镜，把短裤换下，穿上白色的裤子，花衬衫塞在裤子里，这样使他看起来重了二十磅。这跟他在谈合同时的装扮很相似。他的客户所知道的他就是这样的。而他跟踪他的猎物去吃晚饭时，也是这副装扮。

丹尼斯坐在那儿一边喝着迈泰酒，一边从镜子里看着维拉斯凯兹，他的两个保镖，还有他那身穿白色迷你裙的情人。他们坐在船长椅上，挨着他身后的

一张靠墙的圆桌，他们在蒂凡尼灯下，看着大大的真皮菜单，点着菜。

丹尼斯知道维拉斯凯兹今年二十七岁，猜想他的女朋友大概要比他小十岁，这意味着她以后的生命中还有的是时间，有的是机会用她修长的大腿、高耸的胸脯、垂散的红发来诱惑身边的男人，从他们那里获得财富。让她离开赫克托，他一点也不感到愧疚。或许，他还帮了她一个忙。

丹尼斯喝完酒，付了账，走向旅馆。他边走边又想起上帝和贝朗特·罗素。诋毁这位已故哲学家的人给他贴上了无神论者的标签。但丹尼斯认为不可知论者更合适，因为罗素倡导对所有无法证实的问题都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比如说上帝的存在。

当然，上帝的存在无法证实的说法，丹尼斯是不同意的。他的理论是，无论你多少次把字母表中的字母抛到空中，它们落地的时候，永远也不会形成一部莎士比亚的戏剧或米基·斯皮兰的惊险小说。这两种工作都需要创造性的智力。同样的道理，这么大的一个宇宙，有这么多的生命体，没有一个造物主如何能存在呢？

显然是不行的。

但丹尼斯对上帝的信仰没有延伸到宗教。他认为宗教是道德和神话的结合体，由于官僚而停滞不前——尽管他承认有组织的神职人员的确给生病和将死的人以及社会弃儿带去希望。

丹尼斯在那涂成浅灰色的旅馆前停了下来，呼吸着晚间温暖的空气，然后轻轻地拂去从他身边的棕榈树上爬上他肩膀的棕榈虫。

他不会杀死任何无辜的生命。

丹尼斯透过潜水镜看了看运动手表。下午两点一刻。在透明的海水里，他通过氧气瓶有节奏地呼气、吸气，躲在珊瑚礁上的海草中寻求掩护。根据他的观察，维拉斯凯兹会朝这个方向游过来，仔细查看这一带水域中千变万化的色彩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各种形状的鱼。

赫克托的保镖主要负责留心敌人，所以大多时候他们都在看着别人，而不是他们的老板。丹尼斯算过汽艇和珊瑚礁之间的距离，足够让他干掉维拉斯凯兹，并在那两个致命的家伙意识到丢了什么之前逃走。

他抬起头，看见那熟悉的黄色身躯，一名潜水员的黄色脚蹼划着水，朝他缓缓游过来。他游到一侧，然后从后面一把抓住了那个人。赫克托拼命蹬水，双手使劲划着，想浮到水面上，丹尼斯能感觉到他的心怦怦直跳。丹尼斯一把抓住他的裆部，手腕一扭、一拽，维拉斯凯兹的脸扭曲了，嘴巴张得老大，他被拖了下来，呼吸管也漂走了。

丹尼斯死死地抓着他，用一只手和两只脚熟练地朝水底游去。透过潜水面罩，能看到维拉斯凯兹圆睁的眼睛里充满恐惧。他无力地踢着、拍着，丹尼斯的攻击已经慢慢耗尽了他的体力。

维拉斯凯兹的挣扎越来越弱，丹尼斯平静地看了看表。大多数人在水下支持不到两分钟，但是经过训练的人能支持三分钟。维拉斯凯兹年轻而强壮，所以还是谨慎一点好。三分钟的极限到了，维拉斯凯兹的身体已经没有了生命的迹象，不过丹尼斯还是摁住他又过了三十秒。

然后他松开手，游走了。

丹尼斯化装上了前往迈阿密的飞机。他假装睡觉，因为睡觉是避免和其他人谈话的最好方式。等他来到宾馆的时候，赫克托·维拉斯凯兹溺死的消息已经上了媒体的新闻。他用公用电话和预先付费的电话卡给客户打了电话。接电话的人说道：“Si?”

丹尼斯压低了嗓音，说道：“看新闻了吗?”

“看了，我的朋友。”

“那你知道包裹已经送到了。”

“Si。”

“那该我收报酬了，是吗?”

“告诉我时间地点。”

“柯林斯大道上的鸚鵡螺烤鱼店，知道吗?”

“Si。”

“我订午饭。明天下午两点。”

“我会去的。”

“一个人。”

“当然，我的朋友。你太担心了，amigo。”

“小心而已。”

丹尼斯提前十五分钟到了餐馆，在后面一个包厢里等着。他挑选这个时间见面，因为前来吃午饭的人都走了，隐私有保证。他像往常一样化了装，不过加了几样东西：脚踝上绑了一支38口径的短管手枪，衬衫口袋上插了两支笔，一支里面有个微型信号发射器，另一支里面有个小瓶子，瓶子里是致命的毒气。

小心总是没错的，丹尼斯理智地想。

亚雷汉德罗·庞蒂来了，丹尼斯冲他招了招手。庞蒂身材瘦弱，但衣冠楚楚，他穿着白色的西装、黑色的鞋子，系着红色的领带。他把一个帆布包扔在丹尼斯脚下，然后两人握了握手。他黝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道：“祝贺你。”

“工作而已。”丹尼斯耸耸肩膀。“坐吧。”

丹尼斯挥挥手，让服务员把菜单拿走，只点了饮料。饮料送上来之后，他问道：“都在?”

“看一下吧。”

丹尼斯拉开帆布包的拉链，伸手在里面翻了翻，然后又把拉链拉好。

“没错。”

“我不会骗你的，amigo。除掉赫克托·维拉斯凯兹，二十万是个小数目。你怎么干的？”

“庞蒂先生，你是问我怎么为你干掉赫克托·维拉斯凯兹的？”

“Si。我想知道，如果你不介意说的话。”

丹尼斯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说完之后，庞蒂点点头。“听起来不错。不过尸体解剖难道不会发现攻击的痕迹吗？”

“很可能会。是的。”

“如果米罗·维拉斯凯兹知道他兄弟可能是被人谋杀的，那怎么办？”

“岛上的医生简单地检查了尸体，结论是赫克托溺水而死。米罗含泪对媒体说，他兄弟发生了悲惨的意外——”

“Si。我看见了。”

“那好。我认为你不需要担心。你自己说过，赫克托是维拉斯凯兹毒品网络中的大脑。我说得对吗？”

“Si。除掉赫克托之后，我想我可以说服米罗，合并他的人马。我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他很赞同。但是如果他以为赫克托的死与我有关，就会动用一切手段和我干到底。街上会血流成河，什么利润都没有了。”

丹尼斯想，两帮人马合并之后，米罗就必须消失。丹尼斯很聪明，一眼看穿了庞蒂的计划。“不要担心。”丹尼斯没说出心里的想法，只是轻松地说，“我肯定米罗不会这样想的。”

丹尼斯开车回宾馆的时候，没有人跟踪他。这一点他敢肯定。不过他的确看到一个魁梧的黑人在大厅里读报纸，因为丹尼斯进去的时候，他从报纸上方瞥了一眼。电梯门关上那一刻，丹尼斯看到那个人朝楼梯走去。

丹尼斯的目的地是六楼，但是他在四楼就下了电梯。常识警告他要防止被人出卖，所以他预订了两个房间，分别在不同的楼层。一个是化装之后预订的，另外一个预订的时候没有化装，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

丹尼斯知道，从理智的角度考虑，现在应该脱下伪装，开车回到纽约。可有的时候情感会压倒逻辑。他不喜欢以前的雇主来杀人灭口。他还觉得，庞蒂以为这么轻松就能解决他，简直是对他智商的侮辱。他觉得必须对他的侮辱做出回应。于是他进了另外一个房间，飞快地换了衣服，然后乘电梯上了六楼。

丹尼斯走出电梯。一个黑人从楼梯那边走过来，一只手放在尼龙风衣的口袋里。那人脸上闪过一丝疑惑的神色，但他很快恢复了镇定。丹尼斯问他：“请问什么时间了，先生？”

“噢。”那人笑了。

那人低头去看手表，丹尼斯从衬衫口袋里掏出笔来，把一股气体喷在那人脸上。然后他往后退了几步，那人抓着自己的喉咙，张大嘴巴想吸气。等他倒

在地上，丹尼斯已经回到了电梯里。

回纽约的路上很顺利。回到格林威治村的褐色砂石房子之后，他给特里贝卡的酒吧打了电话。酒吧是他自己的，不过业主的名字是丹尼斯·夸屈恩。电话铃响了两声，一个性感的声音说道：“夸屈恩酒吧。请问有什么事？”

“喂，纳丁。是我。”

“什么时候回来的，丹尼斯？”

“刚回来。生意怎么样？”

“上升。”

“好消息。回头见。”

“很高兴你回来了，丹尼斯。”

“谢谢。”

丹尼斯坐在私人房间里，慢慢喝着一大杯苏格兰酒。墙上挂着很多照片。他哥哥马克穿着海军海豹突击队制服的照片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他非常崇拜哥哥，所以也加入了海豹突击队。

后来马克参加了一次秘密任务，到开曼群岛突袭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毒枭，不幸在执行任务时牺牲。当然，官方只说他死于事故。丹尼斯从海军里弄到了机密文件，才发现了事情的真相。

丹尼斯参加过“沙漠风暴”行动，以及其他一些机密的军事行动。但是令他很反感的是，政府总是根据政治需要选择攻击目标，而不是根据道德。很快他就发现，美国政府常常和邪恶的政权、邪恶的人结盟。知道了这一点，服役期满后他自然而然就退役了。现在他可以自己挑选目标发起进攻。

挑这个目标很简单。报上有很多报道，说维拉斯凯兹和庞蒂两个集团经常为了抢夺地盘发生争斗。他了解了两个对头的情况，就联系了庞蒂，主动提出帮忙。他费了点口舌，但庞蒂最后还是同意了。于是就发生了后来的事情。

丹尼斯喝完了酒，听了一遍他和亚雷汉德罗·庞蒂的谈话录音。然后他把录音带塞进一个信封，信封上写着米罗·维拉斯凯兹的地址。

不久，预期的目的就达到了。

两个星期之内，佛罗里达南部的庞蒂和维拉斯凯兹毒品团伙大规模血拼的消息充斥着全美和全世界的各大报纸。这时，丹尼斯·夸屈恩坐在自己的私人房间里，统计他的成果。他杀死了一名心狠手辣的毒枭，干掉了一个即将成为职业杀手的家伙，还引发了一场血腥的黑帮大战，在这场火并中，该死的社会渣滓自相残杀、两败俱伤，除此之外，他还挣了二十万美元，而且不用缴税。

可这笔钱带来了一个道德问题，让丹尼斯不安。他有权利保留这笔钱吗？这毕竟是非法钱财。丹尼斯慎重考虑了前因后果，最后做了一个决定：有很多

资金不足的戒毒所都急需社会捐助。他记得市那边的 A 大道上就有一家，是天主教会负责的。

丹尼斯决定化装成送信人，亲自把匿名捐赠送给牧师。当然，在包裹打开之前，他就离开了。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看到那位好心的牧师打开包裹之后的表情。

其他的事，丹尼斯对自己都很满意。

他相信贝特朗·罗素也会满意的。

还有上帝。

别墅幻影

洛伦·D. 爱沙托曼

邓继好 译

“我等你，先生。”出租车司机说道，“迪亚沃洛先生从不会客的。”

瓦伦迪诺付了车费，还为了他的好意给了小费。“那没必要，他已同意意见我了。”

“我还是等一下的好。”说着，司机从遮阳板上抽下一张《佛罗伦萨报》。

吉塞皮·迪亚沃洛的别墅位于一座小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瞰但丁全城。别墅的风格与主人的工作极其相称：朴实又不失雅致。门廊的柱子已退色开裂，似古老废墟上的一般。墙上的大理石贴面经过多次不同质地灰浆的补修，现在深浅不一，很有些五颜六色的钻石状效果。瓦伦迪诺以前还从来没拜访过这样的导演住所，一见房屋就让你想起他的电影。

应铃来开门的女士个子非常高，而她的头发使她看上去显得更高——向上回梳而且打了很厚的摩丝，因此颇有点建筑风格，颜色明显是染黑的，厚厚的湿粉霜下面透出脸上的皱纹。她穿着印花丝绸长衣。“先生？”她仔细地打量着他，沿着那希腊雕像才有的鼻子从上到下看了一番。

“我叫瓦伦迪诺。和迪亚沃洛先生约好了的。”

“不可能。”她关上了门。

他又按响了门铃。当女士再次开门时，他给她看了封信。“我在二月里给迪亚沃洛先生回过信，说我这个时候来佛罗伦萨并想和他会个面。这是他的请柬。”

她瞥了一眼，伸手夺了过去，“嘭”地又把门关上了。

他再次按了门铃。从里面传来女士的声音，“滚开！不然我叫警察了。”

当瓦伦迪诺走回出租车时，司机叠起他的报纸放回了遮阳板上方。“你看不是？”他发动了引擎，“天才？他们都是猪。我就和我老婆说，嫁给一个傻子，你该高兴。”

瓦伦迪诺几乎没听见他说什么。“你知道去哪儿找《赛璐珞》杂志社吗？”

《赛璐珞》是佛罗伦萨发行量最大的电影杂志，这就意味着司机不得不和调度员通话来获得指示。最后，司机在一片荒凉区的一座破楼前停了下来，收了车费和小额。当瓦伦迪诺从楼房入口往后看时，司机仍在焦虑地望着他这位乘客。

一座只有棺材大小叮当作响的电梯将他送到三楼，在那儿他找到了那家杂志社，门上的磨砂玻璃上贴着杂志的名字，字迹已有些剥落。

“请问安吉拉·蒙德多利在吗？”

坐在前台后面的干瘦男子从一台古旧的打印机上抬起头看了一下，往后一靠，竭力喊道：“安吉！”

充斥着整个房间的打字机的咔嚓声并没有因此停下。很快，从贴满海报的隔板后面站起一位身材高挑修长，留着黑色寸发的年轻女子，她走近瓦伦迪诺，蹙着眉头。她显得很优雅，特别是一身缝制考究的粉色装扮，使他不由得想到了杰姬·肯尼迪。她就像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意大利时尚杂志上走下来的封面女郎。

当瓦伦迪诺作自我介绍时，她一脸的微笑。“你的来信让我太高兴了。看到你我还真以为你是鲁道夫的孙子。”她的英语很流利，虽然口音有点造作。

“我们用的头油是一个牌子的。”长得像一位无声电影明星，虽然他不得不忍受那个名字，但这并未使他在同伴中感到尴尬。“我可以请你吃午餐吗？我想和你谈谈。”

“坐我的车去吧。”

她的车即使用现代标准来看也是很小的，但很别致。坐在里面，他有种走进了《偷自行车的人》里的感觉。她熟练地开车穿过弯弯曲曲又堵满了车的街道，喇叭用得比刹车多，最后在一家餐馆前面停了下来。餐馆建筑很高，从顶上几乎能环看全城。餐馆服务生称她蒙德多利夫人。她的客人不住地称赞着酒和面食的味道。

“我前任丈夫和我总是在这里吃饭，”她说，“周日我就在这儿监管。”

“干杯！”他和她碰了杯，一饮而尽。“今天我想去看你父亲来着。一位女士让我吃了两次闭门羹。”

“那该是康士坦扎，我亲爱的继母”。

“我给她看了迪亚沃洛先生的信。信进去了，我却没能。她一贯这样呵护备至？”

“只是两个月前才开始这样。她原本是托斯卡纳最和蔼的女主人之一，突然就开始拒绝所有的来访者。就是我也不让进。”

他吸了一口气，托斯卡纳的空气充满了番茄辛香酱和恺撒宫泥土的芬芳。“吉塞皮·迪亚沃洛是战后最有个性的伟大导演之一。你给了我他的地址后，我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说服他，让他将其经典作品《地狱英豪》的版权捐赠给 UCLA 档案馆。要是空手而归还不如把我杀了。”

“康士坦扎称他病得厉害，不能见任何人，但她并没说是否看了医生。我知道他几年前就因心脏病接受过治疗。我给城里所有的医生打过电话，没一个人见过他。我是否可以怀疑像电影常演的那样，存在谋杀？”

“她与妖妇的角色相符吗？”

“我总觉得她嫁给我父亲是出于生活有保障而不是爱，但这是意大利古老可敬的风俗，无可厚非。我们一直相处得很好，直到我开始了解详情时。”

“你没请警察介入？”

她拨弄着面食说：“我还不太有把握。我父母离异的时候我还很小。我父亲也从不来看我们，对他来说电影比家庭更重要。我想我现在还为此而记恨他。在评论电影时我用我丈夫的名字，也获得了与吉塞皮·迪亚沃洛不相干的名气。从去年开始，我又重新和他接触，以记者的身份而不是女儿。事实上我们和陌生人没啥区别。”

“可警察不知道这些。你该告诉他们你的怀疑，让他们和你一起去看看。”

“我真羡慕你们美国人，”她又笑着道，“你们从来不认为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电影里不也这样吗？一切问题都在两小时内解决了，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说着他把自己旅馆的名字给了她。

“当然！电影总得有结局。”她招手示意买单。

瓦伦迪诺房间的电视正放着《塞斯托俱乐部》。他怀疑那只是个巧合，迪亚沃洛出生的城市定期在地方台放映他的电影。放映管理员认为这是迪亚沃洛导演的所有作品中最著名的，可耻而且狂妄，其实他只不过是喜欢男主角与老怪格斗的画面。他仰面平躺在床上看着，刚看了不到半小时，刺耳的电话铃声将他从罗马墓穴的情节中拉了出来。

“瓦伦迪诺。”他按了遥控器上的静音键关掉电视机的声音。

“我是安吉拉·蒙德多利。我继母和警察说他们不拒绝来访，但如果我和他们一起去，是不会让我进去的。”

“她没有说什么原因吗？”

“没。警察认为可能是我父亲和我有隔阂。他们说，‘那是他们的家，夫人，我们无权要求他们必须允许谁进他们的门槛，谁一定不能进。’”她对意大利警察的印象和维托里奥·德·西卡的一样。

“很显然他没看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

“你愿和他们一道进去吗？虽然我们见面不久，但我更信任你，而不是那些警察。如果你说那里的一切都很好，我也信你。”

“既然你继母拒绝了你，那她又怎么会让我进去？她已经把我拒之门外了。”

“求你了，我有点害怕。我知道我无权这么做，可我毕竟是他女儿。”

他看着床脚的黑白电视机屏幕，索菲娅·罗兰正向不可能年轻的马赛罗·

玛斯特罗亚尼作着恳求。当他答应和警察一起去迪亚沃洛家时，他还不太确定哪个恳求更有效，是他耳朵里听到的，还是他面前电视机里放映的。他觉得，而且不是第一次这么觉得，自己看的电影真是太多了。

警官的名字叫卡夫里尼。他让瓦伦迪诺想起了《卡萨布兰卡》里的克劳德·莱恩斯，只是不太彬彬有礼。他非常确信雷诺警官坐下来时是不会戴着帽子的，无论歪戴着时是多么的神气活现，而且他也不会餐桌上谈论公务，虽然残羹泼洒在公务记事本上，餐巾塞在制服领子里。至少一字胡是真的。

“你是个侦探？”卡夫里尼看着瓦伦迪诺的名片问。

“不，历史学家。‘电影侦探’的噱头只是为了吸引人而已。追踪一些稀奇古怪的电影片段有时不就像追捕犯人一样吗？”

“头一次听你这么说。我倒是个影迷。”他递回了瓦伦迪诺的护照。“既然你的证件齐全，你可以自由地去参观我们这座美丽城市的任何公共场所。但是，如果迪亚沃洛夫人拒绝让你进入她的屋子，我也无能为力。”

“我明白。”

“很好。”警官站起身，将短上衣往下拽了拽，带头向门口走去。在门口，他向下一瞥，又微笑着走了回去，从脖子上取下餐巾放在了桌上。

这一天，康士坦扎·迪亚沃洛穿的是件栗色天鹅绒无袖上衣，胳膊上的肌肉线条着实令瓦伦迪诺赞叹不已，这般年纪的女人很少有她这样好的。她已在电话里知道了来访，所以对站在门廊上穿着制服的警官并不感到吃惊。但当看到瓦伦迪诺时，眼光定住了，冷淡而暗含威慑。他最后一丝不被认出的希望随之化为乌有。

卡夫里尼摘下帽子，像是意大利人的常规礼节。瓦伦迪诺听到了他的名字。又被盯着看，眼光依旧是冷冷的，而且这次更长些。不一会儿，眼睛一眨，肩一耸，她把门开得更大些了。

过道有房子那么宽敞，太阳照在磨光的大理石上闪闪发光，真人般大小的雕像散落两旁，置身其中，客人们似在参加鸡尾酒会。两位客人跟在女主人后面穿过了好几间相似的房间，家具装饰都是红木和丝绸，非常典雅。在影壁绘着佛罗伦萨和宽广非凡的阿诺河风景，使得过道看上去如昨日旅馆里退了色的壁画。一位身着白色亚麻套装，头戴巴拿马草帽的老年男子坐在太阳伞下的桌子旁，正读着《综艺日报》。

男子放下报纸，瓦伦迪诺倒吸了口气。老人全身日晒色，雪白的一字胡，与之相比，卡夫里尼的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从帽顶到左手手指夹着的未点着的雪茄烟，整个人看上去就是一尊圣像。在他面前，瓦伦迪诺，这位经常和国际明星打交道的电影星探也感觉像个捧着签名本的追星小孩。

迪亚沃洛和警官握了手，用意大利语轻声问候。当他握住瓦伦迪诺的手时，又改用英语。“很高兴你的来信。请坐，和我坐到阴凉下。”

康士坦扎退了出去，不一会儿又回来了，拿了一托盘玻璃杯和一罐柠檬汁。她给每人都倒了一杯，放到面前，然后挨着她的丈夫坐了下来。瓦伦迪诺注意到没有佣人露过面。

“这个家真不错。”卡夫里尼说道。

“棒极了。”导演满脸微笑。“我最好的电影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脑子里构思。对我来说，这儿与其说是家还不如说是个国宝。”

瓦伦迪诺对主人直率的自大并不感到厌恶，反而倍感喜爱。导演本人就如同他白色的套装和未点着的雪茄一样具有象征性。“我真奇怪你们为什么不大约客来访。”

迪亚沃洛明白这话的含义。

“我妻子很注意保护我的隐私。我正在写回忆录，你知道，集中精力很重要。为了使我免于打扰，她都把自己变成了我的瑟布卢斯了。”

“被迫和自己的女儿说谎也真是件不容易的事。”警官用手拨弄着放在腿上的帽子。

康士坦扎用意大利语嘀咕了几句。

迪亚沃洛呷了口饮料。拿着雪茄的手放在桌子上没有动。“你忘了她是报界的一员。如果她知道真相，她就会追着我要在她的杂志上刊登选段的。所以她的继母跟她说我病了。”

“你什么时候能写完？”瓦伦迪诺问道，“大家已等了很长时间了，就想听听你對自己工作的最终评价。”

“六个月，或者一年，谁说得定？我年纪大了，也不像摄影室催着要有个发布日期。当我下次接待客人时我会告诉她的。”

“关于《地狱英豪》——”瓦伦迪诺开始问道。

康士坦扎转过去和警官说：“你们不是想知道我丈夫是不是还健康吗，现在你们满意了？”

“是的。”警官急忙站了起来，倾过身来和导演握手，“谢谢你的招待，先生。打扰你了真对不起。”

“哪里。”

卡夫里尼向瓦伦迪诺一沉脸，瓦伦迪诺别无选择，只好跟着他向外走。在他们身后，迪亚沃洛太太将前门砰地重重关上。

“我不信！”安吉拉说道，“我一点都不信，一派胡言。”

尽管瓦伦迪诺很是同情，但还是觉得她不满的话语很好玩。很显然，她是从好莱坞老影片上学的英语。他们站在瓦伦迪诺旅馆的大厅里，她一直在那儿等瓦伦迪诺从她父亲的别墅里回来。她穿着一件女式西服，浅蓝灰色。这使得瓦伦迪诺想到了奥黛丽·赫本。

“我听他亲口所说。”他说。也是一句老话。

“什么时候他变得如此容易受外界干扰了？他所有的电影都是在纷乱中创作的。她一定是抓住他什么把柄了，我知道一定是这样。”

“我也感觉她指挥着他。但那又有什么？许多老人都照着老伴的意思行事。就是有些富有创造力的年轻人不也是依赖于某个人的敦促吗？事实上，从他的举止上看，他并不害怕她。”

“你能确定那一定就是他？”

“他就和他的那些明星一样好认。我至少看过六十分钟他的访谈——”他突然停了下来。

“怎么？你想起了什么？”

他摇了摇头。“可能没什么。我每星期都看上万英尺的胶卷，很容易弄混的。你有关于你父亲访谈的胶卷或磁带吗？”

“办公室有。我带了钥匙的。”

“那就没有破门而入的乐趣了。”

安吉拉在《赛璐珞》的办公桌与别人的没有区别，只不过上面堆着一堆材料。办公桌位于房间的中央，并没有用隔板与那些完成杂志内容的普通专栏作家和撰稿人隔开。她打开鹅颈台灯，圆锥形的冷色白光使得瓦伦迪诺想起了吉塞皮·迪亚沃洛早期电影里的单色背景。

她在满是卡纸板套封着的录像带的抽屉里翻箱倒柜地找了起来，终于找到了一盒手写标题的，塞进了桌子上的 TV/VCR 组合机里。带子的内容是意大利电视上播放的对迪亚沃洛导演的访谈。迪亚沃洛坐在一个塑料的斗式椅里，跷着二郎腿，一只手夹着一支未点着的雪茄，放在膝盖上。他穿着白色西服，戴着黑色太阳镜，就像在阳台上一样。只是没戴巴拿马草帽，露出了满头的白发。

“要翻译吗？”安吉拉问道。

“不必。你父亲从来就没点过他的雪茄？”

“没有，他夹着雪茄只是为了使手看上去自然些。自从二战中盟军轰炸了他们村庄，他的手就不能用了。”

“我听说过。”他倾身向前把脸贴近了屏幕，然后又向后挺直了。“你的眼睛年轻些，你能看出他衬衫口袋上的图案吗？”

“是 G. D.，”她看了后说，“你希望是什么？”

“我只是想确定胶卷不是反着的。这种事常发生，有时是意外，可有时是故意的。在《娃娃兵》里，无论威廉·本迪克斯什么时候站在本垒板上，他们把底片颠倒了，所以他看上去是从左边击球，和鲁思一样。看起来编辑并不介意他倒着跑垒。如果图案看起来正常，说明胶卷没有被篡改。”

“那和我父亲有什么关系？”

当他看着她时，兴奋立刻变成了同情。“那意味着你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

她把车子停在了远离别墅的山脚，他们下了车。这是个晴朗的夜晚，星光和佛罗伦萨的灯光相互交融。“你觉得你能让她在门口尽可能待的时间长些，以便我有足够的时间在露台上走一圈？”

“我尽量做到。你确信我们不该喊警察？”

“我们谁都不必依靠。如果卡夫里尼警长以侵犯佛罗伦萨最尊贵公民的隐私而罚你的款，把我驱逐出境，我一点也不会吃惊的。”

当她按响门铃时，他闪进了屋子的拐角，等在两扇窗户之间，紧贴着墙，就像《西北偏北》里的加里·格兰特。听到门开了，他急忙向房子后面赶，上了露台。

露台上很荒芜。他试了试后门，锁上了。他试图猫着腰移动，诅咒着看过的每一部含有非法进入情节的电影，在电影里非法进入是那样的轻而易举。就在此时，随着单调刺耳的开门声，吉塞皮·迪亚沃洛从里面走了出来，瓦伦迪诺立刻躲在一台巨大的播种机后面。

可那不是迪亚沃洛。

瓦伦迪诺下午见到的那个男子此时身穿白色西服，但既没戴帽子，也没戴眼镜。他那粉红的秃头在门侧电灯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他没有一丝电视访谈里那个人的白发。电影星探还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时，秃头男人从内侧口袋掏出了一支雪茄，用打火机点燃，用的是两只手。

瓦伦迪诺从播种机后面走了出来。“你是谁？”他喝问道。

秃头男子吃了一惊，转过身来。很快，他的表情就从惊讶变为相识般坦率的微笑。

“卓别林先生，不是吗？我并没听康士坦扎说你要来。”

“是瓦伦迪诺。你的名字也不是迪亚沃洛。你到底是谁？”

他吸了口雪茄，很显然是在想如何辩解。看着拿着雪茄的手，目光又移到了还拿着打火机的另一只手。直到此时，他才像泄了气的皮球，没了神气。

后门砰的一声开了，康士坦扎·迪亚沃洛冲到了露台上。她还穿着那件栗色天鹅绒无袖上衣。当看到没戴帽子的冒名顶替者和瓦伦迪诺站在一起时，脸色刷地变得铁青。看到这位苛刻的意大利人向他冲来，瓦伦迪诺不由自主地向后退了两步。

安吉拉·蒙德多利也随之从门里走出来。“我再也拖不住她了。”当看到她父亲白色西服的秃头男子时，她不禁问道，“你是谁？”

“我也在等答案。”瓦伦迪诺说道。

迪亚沃洛夫人一边漫骂一边比画起来，留着长指甲的双手在空中划来划去。秃头男子用意大利语说了些什么，然后又大声重复了一遍，她才停下来，看看这位又看看那位，大声哭泣起来。“完了！白痴，你们毁了我！”她踉跄着冲到伞下的桌子旁，掩面瘫坐在椅子上。

瓦伦迪诺告诉安吉拉去喊警察，她转身正要去。